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十 三 編

神 怪 小 說

蠻 荒 誌 異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張亮
采編

中國風俗史

定價
六角

自來風俗之美惡足以見政

治之得失此書自 翊闢

以來至

千年之習俗

如方士

加註釋

社會學說

誠參考

丙午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蠻荒誌異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原著者 英國哈葛德

譯述者 閩侯林紓

發行所 長樂曾宗鞏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商務印書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分訂
六冊

明季稗史初編

定價
六角

此書原名明季稗

史彙編都凡十六

種共二十七卷專

紀載明季時事詳

悉靡遺且是書久

已膾炙人口

本館特取原書精

校加圈付諸鉛

印與他坊本大不

相同購閱諸君諒

必極意歡迎也

分訂
三冊

明季稗史續編

定價
四角

是書凡六種(一)明季遺聞

敘明末流寇擾亂思宗殉國以

及福唐桂諸王偏安事(二)明

季實錄專採弘光雜事及

燕京殉難從逆諸臣姓名考略

(三)蜀難敘略敘張獻忠陷

蜀及蜀中各郡被兵事(四)記

福王之立敘述南都擁立

孱主儉安及文武水火事(五)

東林事略(六)東林紀

事本末皆痛論黨禍始末

以上各種於明末遺聞軼事蒐

采無遺洵足補正史之缺

跋

長安大雪三日扃戶不能出此編謄繕適成
臨窗校勘指爲之僵是書無他長但描寫蠻
俗亦自有其聳目者留仙之誌異誌狐鬼也
葛書之誌異則多誌巫術南荒信巫其說或
不爲訛謬也雪止酒熟梅花向人欲笑引酒
呵筆書此數語郵致張菊生先生爲我政之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畏廬書於
雪中

蠻荒誌異卷上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紓 同譯
長樂曾宗鞏

第一章 敘赫登見西帝威堯

赫登者。白種人。居蘇嚕爲人輦貨。兼以行賈。年鬢在四十外也。其人頗碩而猿臂。色略黑。目光閃閃如炬。鬚如蝟毛之磔。髮作旋螺狀。眉目疏秀。然其人絕奇。卽同心契友。亦未嘗述其已事。其人生於聞家。人言其人曾入公家學堂。受普通之教育。雖溷迹商賈。然尙文明。以其人之風貌才藝。投身蠻野之中。遂卓然咸目爲異人。爭尊禮赫登。遂遷於那達勒居焉。旣遷而蹤跡愈沈悶。雖親戚亦莫之覺。而亦與所親若無屬者。方其溷迹那達勒。可十五六稔。在英人屬地中。變計爲百種貿易。均不獲當。顧其人頗聰明。與衆無忤。所圖皆畧就。第不能富。其人半生。每至一處。輒納交時人。立新事業。然與之交者。逾時輒泛泛若浮萍。不相親附。赫登不時亦就人陳乞。顧無應。

者因復遞迹他徙。聞無聲響。人之殺及其名。恆若信若疑。且負責無數。均弗還。余書且弗道其究竟。試言其發軔之始。赫登初畜牛車。爲人轉運。自德枋至馬利堡。及內地諸處。顧數奇。不能得羨餘。遂棄其業。一日至邊鄙村莊。曰阿忒者。實居脫藍斯之內地。是時驅兩牛。車滿載重。授貨於其司棧者。司棧簡檢車貨。竟失布蘭地五巨篋。怪之。赫登曰。此非吾責。當責彼土人之司車者。而此司棧者好嫚罵。竟詈之爲賊。且不予值。凡值皆勒勿予。於是兩造爭鬪。皆露刃。居間者未至。而司棧者已中創。有司未及究其事。赫登已逃歸那達勒。力鞭牛而行。尙念其地不足亡命。乃棄牛車一輛於紐卡斯。更一輛則悉載亞斐利加土貨。如毡布及利器之屬。飛馳入蘇嚨內地。以其地未入歐人掌握。亦不能捕獲之。赫登者。洞於其地之語言風俗。居此乃稍裕。且畜牧牛牲一巨羣。蓋以土產互易而得此牛者。時轟傳此被創之人。立誓將圖仇復。且已訟之那達勒政府。以邏者之力。驅使歸文化之國。乃尙夷猶未果。逃。顧已有仇旁伺。且名在丹書。貿遷之道遂梗。然赫登之意。乃更圖所事。遂綜其牛車至於邊界。

付其酋率掌之。此酋蓋生平知契者也。遂徒步入安藍地。面土王西帝威堯。求王予以勅書。俾得行獵於內地。乃所過無不設供具。赫登至之數月中。蘇嚕國人適與白種人宣戰。時爲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西帝威堯以方與白種人戰。遂與英人及歐人交誼絕。至王之令旨。衆皆莫詳。赫登自始至終。體察王心。知王旨矣。明日至王所居村。有使者至曰。言是間有象所踐地。地當爲震。今有簡明之令旨。將宣客入觀。赫登立隨使者入。踰小茅屋無數。歷廣場。入一小院落。此爲西帝威堯宮矣。王氣概巍然。坐於小榻之上。戰裙爲豹革所製。正與謀士議政策。令一酋長引赫登入森嚴之地。酋長見王長跽。以手按地。向王獸行以前。言白種人已聞宣至宮外候勅。王怒曰。聽之。仍與謀士議大政。赫登者知蘇嚕風俗者也。聞王抗聲語。頗入其耳。王方與槁叟言觀叟之意。似有所求。王曰。我乃獸耶。似此白色之獵狗。乃欲聚獵而噬吾乎。試問此地爲誰有者。且其地果傳自吾祖父否。此百姓生殺果操之吾否。吾告爾衆。將以力祛此白種人於境外。吾戰士絕勇。乃不能盡敵耶。汝聽之。吾言已宣矣。王言時。此

稿叟復絮絮有言。以止王怒。叟狀似言媾和者。其言不可聞。但見起立座間。以手指
 海者。再赫登見叟言至哀懇。似豫陳禍害。以止王之暴怒。王傾耳聽久之。忽躍然起
 座間。其怒至烈。大呼曰。汝聽之。吾圖維久。今乃知汝爲叛賊。宋壽之走狗。亦那達勒
 新政府之走狗。吾不能更畜獯狗。以自噬。衆前取此賊。而衆謀士咸呶呶作微語。不
 敢遽攫其人。此稿叟凜然無怯。迨羣刃叢集其前。仍卓立不少動。五秒鐘中。以戰裙
 被其面。仰天向王語曰。嗟夫。王也。臣年耄矣。當臣年少時。曾及事查革。巨獅早聞獅
 王臨命之豫言。謂白種人晨夕當至。已而果至。臣曾爲鄧革與白人戰於血河。白人
 聚殲鄧克之衆。臣遂繼事潘德先王。幸廁謀士之列。嗟夫。大王方都基拉之戰。臣實
 輔王。當時灰色之水。均成巨赤。卽以王家骨肉。安蒲拉西。及數萬王之黔首。均歿於
 是。自是以來。臣始克充王左右之侍從。嗟夫。吾王。臣之輔王。卽在宋壽以冠冠王之
 時。王不嘗許宋壽以恩綸乎。王今自食其言。而復殺臣。王之爲計。固得也。且臣老矣。
 所言胡足動王。須知老成抗直。古皆如是。今臣思查革豫言。爲王之伯父。伯父之言

中矣。彼白種人方將覬利而進。即以其人之力致王於死。臣固願爲王喋血一戰。以王前此之戰。勇敢無倫。今不意乃處臣以如是之收局。王萬歲。善自愛。臣行矣。方檣叟言時。萬聲皆寂。衆皆盼望霸王出赦書。然王怒仍弗迴。亦無術足生其憫恤。久之。王曰。將去。且笑語此叟曰。願汝晚來佳也。語已。甲士爭前擒此老臣。至殺人場中矣。赫登靜觀。乃大恐怖。自念王自待其臣寮乃如此。處我當何若。且自余去那達勒。英人惡余入骨。消息遂梗。殊不省何事。乃宣戰。設果如是。余何可居此。此時王凝目注地。忽仰面言曰。引新客入。赫登聞言。遂進。手足均無所措。畧舉手上王。然王色頗霽。曰。白種人似偉赫登儀表。言曰。汝非細人也。殆爲大酋之種。然至此何爲。赫登曰。得小利益足耳。陪臣蓋圖小貿易於此。王應早聞之矣。臣今求王許臣於深山之中獵野兕。並他巨獸。然不日亦歸那達勒。王曰。不可。汝爲宋壽之謀。或自那達勒女王許趣爾來。爾今宜速行。勿溷余土。赫登聳肩言曰。王言誠耶。然則臣乃爲宋壽及女王作間諜耶。惟此時身入王境。不敢不聽王令旨。尤必以物饋王。王曰。我弗貪。爾須知。

吾富頗不資也。赫登曰：富固知之。惟臣所貢者，蔑蔑耳。是物固不足敵一笑。蓋所操者，洋槍一具。或宜於王。王曰：汝槍安在？赫登曰：槍不在。是臣本欲以槍至。然王之侍者告臣，言凡人以兵械見象者，象怒。在法立殞。王聞言，蹙其眉。以赫登言含諷刺，滋不悅。乃曰：白人，所許貢余者，聽汝將入。吾將檢視其物。時與赫登同入之人，飛走出門，立以槍歸獻。槍口適當王胸。赫登作顛聲曰：大象怒。臣可令王之侍者，勿以槍口當王胸。王曰：何也？赫登曰：此槍已納藥下彈矣。王怒，大呼而起。狀至獷惡。左右謀士咸震恐。已而槍果發。幸遲一秒鐘，彈不及王。王曰：趣殺執槍者。執槍者呼曰：是中殆有鬼。遂擲槍逃出。赫登曰：王勿動此槍。是中尚有彈。言已起而取槍，向天而發。彈出落樹間。衆人皆駭以爲奇。王曰：彈止乎？赫登曰：罄矣。王乃取槍於手，審觀至再，而槍膛適當一酋長之胸際。此二酋長大震而退。疑彈且立發。王作怒容曰：白人，汝觀之。彼人膽怯如是。患膛中尚有彈貫其胸耳。赫登曰：然以臣思之，若移此人坐王之座，其怯當更甚。且顛矣。王曰：白人，汝能制槍乎？其意甚偏。時諸酋長均退，皆患槍彈。

之發。赫登告王曰。臣不能爲。但能修。王曰。苟吾以重資貸汝。汝能留此爲吾理槍耶。赫登曰。謹待王所錫如何。決吾進止。然臣視工作良苦。思欲偃息。以甦其困。苟王予臣行獵。並以人同行者。臣歸時。更爲王治槍。亦復未晚。不爾則辭。王歸那達勒。王曰。汝歸將爲若種人作閒乎。方王與赫登議論間。而數健卒擒老臣行法者已歸。王曰。囚死乎。健卒曰。彼人已遵王之路而去。惟去時。尙作歌頌。王曰。佳哉。斯人去。猶之行道。無挺出之石觸吾趾矣。王語時。復怒目語赫登曰。汝歸那達勒告宋壽及女王之大臣。言我不畏彼也。時有勇健之大酋。亦抗聲曰。汝靜聽吾父言。吾父至猛烈之象也。汝歸告宋壽及女王之大臣。吾國中不移時。尙有奇事示汝。汝白人將遵赤道。赤道中均刀矛也。且吾輩連營之凱歌。將一一而入若輩之耳。而他酋列坐草間者。聞言亦起同聲而歌曰。赤道乎。赤道乎。吾將挾刀矛而來告汝。汝當傾耳聽余將何道。其中猶有一人。鈴目血齒。至赫登前。出巨拳蕩赫登之面。勢將下擊。幸此時王前無刀矛之屬。但聞呼呿之聲。不爾。赫登殆矣。王見狀。知衆怒烈。乃發語曰。衆囂息。王

聲一動。衆皆立如石人。惟聞空際迴音而已。赫登自念。茲地非佳。似此蠻人。設有矛刃在其手者。勢且莫禁。吾命將立殆。正懷疑間。忽見籬外有健碩之壯士。凜凜然入。年在三十五六之間。被甲作武士裝。蓋爲榮西於營弁。髮際巨圈。爲獼皮所製。臂上及踵。均施牛之尾。左手執跳舞小盾。盾黑色。右徒手。以面王不敢以兵械進也。其人貌絕威武。見者莫省其所自來。美目海口。高在六尺以外。身雖頎碩。見者頗不爲異。正以胸膈皆廣。上下平停。雖高亦不駭人。凡蘇嚕貴人。足趺恆小。而此武士。足趺獨博大。與貴族異。簡言之。其人蓋自生番中。雅而有文。甚碩且武者也。與之同入者。尙有一人。衣戰裙。及長帔。髮鬢鬢然白。則年逾五十矣。容貌亦修整。目光不定。似有所怯。而口吻又至類鈍人。王曰。來者爲誰。二人聞言皆踧。稽首至地。口中作頌詞。頌王不已。王曰。汝趣言之。少年戰士作蘇嚕人坐狀。即稽首曰。臣名那豪。爲森伯子。隸榮西於隊中。爲武弁。是人爲臣舅氏。曰安格那。爲臣母之手足。臣母爲父之末妾。王蹙其眉曰。那豪。汝來兵間。見我何爲。那豪曰。仰託大王之福。臣曾乞假於大將。今來朝。

乞王錫臣以殊恩。王曰。言之。那豪作窮偻之狀曰。前此臣效命行間。王曾錫臣以位號。因自指其髮圈。且曰。臣腕上亦得圈。已爲列將。乞王賜臣以成人應得之分。得娶妻。王怒視之曰。森伯子。汝言應得之分。何也。我所畜狗。無所謂應得者也。那豪聞言大惶怖。結舌至不能語。乃更其詞曰。乞王赦臣。臣舅安格那有殊色之女。曰娜妮。臣乞之爲妻。而此女亦願夫臣。今惟乞王恩。臣卽聘之爲妻。其志至切。且臣亦允臣舅氏以十五牛。牝犢皆具。惟安格那有狡鄰。卽老酋長曰馬波達。駐守鱷溪。其人之兇橫。王當知之矣。此酋長亦欲得娜妮。且以力脅安格那。言不予女。將立加以摧挫。然安格達悉心向臣。不向馬波達。故臣隨舅氏至此面王。乞王恩典。安格那亦進言曰。那豪之言當。王聞言大怒曰。汝止。當此之時。詎汝輩得妻時乎。凡人旣得妻。則愛國之心立。渙如水。汝知之乎。昨日有人犯此。余出令。將所犯女子二十人。以不得予詔旨。漫與營邸壯士偶。悉雉經之。暴尸道上。並誅及其父母。令國人知私婚之爲罪重。在律無赦。汝輩當知所省。安格那。汝及爾女。恰得此機。宜於未定聘之先。足道死矣。

今余不允那豪請。安格那之惡馬波達。余亦允汝。拒其要脅。然余聞那豪言爾女佳。今余欲納諸後宮。在羣妃之列。自今日起。以三十日爲率。新月上時。汝趣以若女送至辛高拉。王妃所居地。並那豪所允之十五牛。亦悉將而至。此聘禮爲余所示罰者。以那豪於行兵時。遽謀婚娶。在余未予假之前。可罪也。

第二章 女巫預言

此時赫登在旁。見野蠻君臣之舉動。心至奇駭。而此癡情之那豪。潰敗乃在其所期之外。其來直貢妻於王也。因注視之不已。而老人安格那悚然。卽傾吐其頌王之言不已。王聞頌詞。寂然。迨安格那頌已。乃簡舉其詞曰。汝若於余所期者。後則爾女及汝亦將尸諸道上。此時那豪癡立不能語。見王慘暴。色木然如有所思。已而怒形於色。如受無窮之冤抑。筋脈皆顫。血管均成癥結。腦筋爲縮。似瞬息卽將出其矛者。少須稍霽。大似部民無辜。爲王糾勒而死者。淒黯之狀。見諸顏色。其始耿耿之目光。至此滯如枯澗口。闔身傾蘊血。莫吐已而舉手與王爲禮。遂起。顛跛而出王宮。及門時。

王復出令曰。止。余尙有號令。汝今力祛此得妻思想。出爾腦筋之外。今白種人在此爲吾客。彼將在此林中獵野兇及巨獸。其人已入吾保護之中。汝今將數人隨客行。勿致殘害。經月後。仍隨之歸。不爾者。汝命亦盡。客之歸期。在三十日中。第一見新月時。正爲娜妮入宮之日。余當相此新人妍媸。果如汝所言否。今且趣行。以白人往。更有餘人侍汝。遲明卽戒行。汝珍重。須記與余相見。在第一次新月時矣。爾時更定白人藝業之估値。爲我修槍。白人汝亦聽之。勿敗吾事。脫與吾抗。吾卽以使者詞汝。汝常勿罪其狂肆。赫登自念如是。吾不幾爲囚乎。設吾不以術自逃。則後此投身樊中。正莫省所以自脫。卽使戰事已肇。吾亦無意處乎其中。爲彼百搗而成藥。或剋。目。或梟。轅。可懼也。逾十日後。一夜赫登與武士數人駐亂山下。在血河及恩邦耶拿河之間。去此八哩。有地曰小手。先是其地本寂寂無聞。乃不及數禮拜中。忽喧傳於全洲。人人咸知其名。正以其地有神巫曰伊生倭那者。地實因巫以傳也。而赫登及此數人連日方追捕野兇。兇羣集於近村。而此數人者。力不能及。蘇嚕之獵人。則謂必遵

此恩邦耶拿河追兇於海上。或可得之。然赫登及那豪則咸有私計。意殊不在兇。赫登意欲渡此河。乘機入那達勒。那豪之意則欲逗留於安格那近村。村去獵所較近。亦欲乘間與娜妮相見。或款接以數言。蓋此女在此二禮拜中將入宮矣。此時赫登行獵。不期至一處。地臨大澤。草木叢蔚。沮洳半之。人言其地產野兇絕多。迎面有崇山隆起。卽伊森倭那也。山之前有廣場。林木尤叢森。其外尙有小阜起伏。山容如沐樹中。有小溪橫亘。漸漸浸及平地。而流低者。始稍激。在此小阜中。約三百碼。有危峯突起。初不甚高。飛瀑一簾直趨溪上。深窈不可得日。赫登問那豪曰。此地何名。那豪曰。是名伊麼姑打。伊麼姑打之爲音。死人宅也。那豪言時。意殊不在赫登。以此時方注目。娜妮所居村。娜妮村。蓋右轉咫尺卽得之矣。赫登曰。此山胡爲以死人宅名。那豪曰。是間鬼所家也。鬼曰伊森礪甫。咸暗不能言。且有他鬼叢集其內。曰安廳落是。安廳落是者。生人命宮之所由繫。其鬼尙生於人間。赫登曰。汝好言鬼。果見鬼耶。那豪曰。噫。是何言。吾生人何爲與鬼接。惟宜死者方入之耳。凡近樹林而居者。其處雖

人咸驅之。於是。以膏鬼吻。赫登大笑。以爲安。遂親即危峯之下。那豪不得已隨之行。既至。果有惡溪。亙其前。溪次草根巖影之下。有小茅屋。隱於林中。赫登問那豪曰。旣云鬼鄉。誰居是者。那豪曰。國中女神巫伊森諾尸廬也。又名榮也葛。又曰。壺蠶。凡死人之居叢林中者。均受其驅遣。是人具鬼識。能預言。赫登曰。是巫果有先知。曷告我以咒之所在。那豪曰。或且能之。惟生人至此。未必能領其玄機。尤不能盡其言中之意。且蠶言恆弗吉。不如勿往。赫登曰。蠶果如是。能整耶。我非前試不可。那豪曰。果願見之耶。遂引赫登履危巖而下。徑至曲折。直造廬中。路仄且斗。盤散始下。及於草磧之上。茅屋四圍。以蘆莖爲短籬。中有廣場。實以黃土。築之極堅。廣場中坐母蠶一。卽女巫也。巫踞小榻。當茅屋寶次。寶作圓形。赫登所見。如此而已。而女巫衣裳弗整。髮蓬蓬然。以小貓皮零星圍其項。自貓皮中。斗見二兇目。光閃閃如豹。猛而且靈。膝前然小火。以枯髀圍其前。作偃月形。然枯髀必以偶。似聚而告語者。尙有他骨縱橫。似皆人骨。而茅屋之上。錯綜亦皆人骨。或寘之籬隙之中。赫登觀此巫。形質亦頗類人。